

大众文化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服饰与

Xiandai fushijiyudazhongwenhuaxueyanjiu Xisueshi jingpin yingqi
Xiandai fushijiyudazhongwenhuaxueyanjiu Xisueshi jingpin yingqi

Xiandaiyushe zhongguo

Xiandaiyushu fazhong

ՀԱՅԱՍՏԱՆԻ ԱՐԴԱՆՔԱՅԻՆ ԳԵՄԱՐԿՆԵՐԱՅԻՆ
ՀԱՄԱԳԻՏՄԱՆՈՂԱՅԻՆ ԳԵՄԱՐԿՆԵՐԱՅԻՆ

Xiandafengshijunqazhongwenpuxueyanjiu

ՀԱՅԱՍՏԱՆԻ ԱՊՏԱՆՈՒՄԻ ԱՊՐԱՆՈՒՄՆԵՐԻ ՆԱԽԱՐԱՐՈՒՄ

www.börsen

ranju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现代服饰与大众文化学研究

舒湘鄂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服饰与大众文化学研究 / 舒湘鄂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81104-493-5

I. 现... II. 舒... III. 服饰—关系—文化—研究
IV. TS9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866 号

现代服饰与大众文化学研究

舒湘鄂 著

*

责任编辑 秦 薇

封面设计 张 劲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http://press.swjtu.edu.cn>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张: 10.5

字数: 262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104-493-5

定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 作者简介 •

舒湘鄂，1954年出生，湖南岳阳人，早年毕业于襄樊师范学院政史专业，后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之后曾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研究生班进修。现任教于温州大学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三十多年一直从事艺术设计教学和设计理论研究等工作。专著《设计语义学》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快题设计》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表专业论文二十余篇；主编高等学校教材四部；主持和参与多项省、厅级课题研究。

前言

“衣食住行”衣为首，从远古到现代，衣着服饰历来为人类构筑社会、走进社会的第一要素，是为生存、生活的必需。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服饰作为生存要素的物质意义已逐渐淡化，而作为人的精神需求的文化意义被凸显出来。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其实是对文化的选择，个体是这样，群体、族群也是这样。服饰已经成为一种个性的形象符号，一种自由精神的表征，服饰文化也成了现代服饰企业产品、品牌、市场的灵魂并转化为经济价值、产业动力。那么，这种具有巨大的市场能量的服饰文化何以形成？属性如何？这样，对现代服饰文化的主流文化进行的思考与研究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工业化社会进程的步伐，在伴随现代工业社会经济繁荣、充满物欲的同时所带来的精神压抑和灵魂空虚的通病中，人们谋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欲望油然而生，并企望于依附某种载体予以宣泄与承载。这时，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一种精神表征，迎合了大众的精神需求，现代服饰文化的大众文化属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这种文化是对传统服饰文化的反叛，是一种市民经济文化、市民观念文化，是一种流行时尚文化，是一种“俗文化”、大众文化，而非“精英文化”、“高雅文化”、“严肃文化”。它摒弃一切等级、身份、政治因素，弘扬个性、人性，追求自由、浪漫、舒适，它具有流行变化快、地域广、族群差异小等特征。同时，这种文化因其载体的实用性、普遍性而具有任何文化载体无可比拟的大众性，成为大众文化品质和文化观念最直接的体现。它在满足大众个性需求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对现代服饰文化的大众文化主流的探讨与研究，于现代服饰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对大众生活品质、文化品质的提高也不无意义。

正是鉴于这种思考，我们（课题组成员还有陈钦权教授、郑娟副教授两位老师）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申报了题为“现代服饰与大众文化学研究方法”这一课题，并得到了省有关专家、领导的重视并得以立项。现作为结题的专著付梓出版，对书中的错误及不妥之处，尚祈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书中部分图片引自《中西服装史》、《中西历代服饰图典》、《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及《中华旗袍》等书刊，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一一联系，在此特别致谢。同时还参考和借鉴了其他一些作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舒湘鄂

2006年11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服饰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形态	9
一、服饰、服装的关联论证	10
二、“垂衣裳而天下治”诠释	28
三、“衣必常暖，而后求丽”的注释	31
第二章 服饰形态的原始意义	34
一、人性、社会性与物质化载体	34
二、宗教、礼仪与服饰关系	37
三、服饰的法律与惯例	41
四、中西方比较：复杂的礼仪与平民的简约	49
第三章 服饰图案化与符号的社会意义	52
一、文身情结，图腾崇拜	53
二、服饰图案程式化意义	55
三、服饰成为一种语言符号	61
四、服饰社会意义的存在形式	64
第四章 大众文化集合性概念	70
一、关注人类生活方式意义的大众文化	70
二、大众认同与大众文化范式	92
三、大众化与建制形式	95
四、大众语式的文化观	97
五、大众文化的艺术态度	100
六、大众文化的自律	104
第五章 大众文化是现代服饰的主流文化	111
一、大众对现代服饰的文化态度	112
二、现代服饰是大众文化的物化载体	115
三、现代服饰直接反映大众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	118
四、现代服饰反映大众文化品质与意识形态	121

五、现代服饰的文化属性	128
第六章 现代服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133
一、现代服饰是一种文化产业	134
二、文化消费观与服饰品牌的文化分析	140
三、现代服饰异化与创新	146
四、现代服饰与现代艺术思潮	152
五、现代服饰的文化走向	157
参考文献	161



绪 论

服饰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形态，衣、食、住、行，“衣”放在首位，这是文化学的解释。服饰使人类脱离裸态，人猿揖别，是人类文明的端倪。服饰起源说法众多，无非是御寒、安全、装饰或原始巫术的需要。服饰文化之说，也是由于文化的一般定义中有器物文化之理论。费孝通先生说过：“从生活本身来认识文化之意义”，“文化就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人类一切活动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否则实在无法了解人类的行为”。服饰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一是反映和决定着文化的物质水准。二是服饰作为一种艺术，并且是艺术中大众最容易接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形式。

“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说把服饰作为一种治国的方法和安邦的秩序，其义甚可疑，治天下之法多矣，何以首举垂衣裳乎？其中道理在于服饰是一种载荷文化信息最广泛、最易懂的物质形式，法律、宗教、哲学、阶级的抽象形式对于广大百姓来说不能直接接受和通晓，治天下之道理，也非能家喻户晓，而通过服饰的管理并行之制度，可以把国家制度融合进百姓日常生活所熟悉的服饰中，“显诸仁，藏诸用”。国家大事就贯彻到百姓之中，服饰也就起到了作为国家制度的表征。“衣必常暖，而后求丽”，是说明服饰与艺术的内在联系。“丽”是指服饰的艺术性质，也是服饰自律的逻辑理论。

服饰文化说到底还是人的文化，是人的社会文化。人与服饰的关系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狭义的主客关系表现为以人的活动出发和指向为尺度来加以区分，在这个意义上的主体是活动着的人。当服饰成为特定人的活动对象时，它就是该活动主体的客体。所以，服饰形态不是自然的产品而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服饰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内部物理结





构,如材质、裁缝等,而在于它所表现的符合人的心灵、旨趣和精神价值的内涵。此外,服饰形态需要的是由人自己而且是自己制造的。这种制造不仅对外在的服饰样式进行创造,就是对人自己的自然形态也不是听其自然,而要有意识地加以改变。

服饰形态的社会属性又使人本体构成的着装形象必然要符合社会群体的面貌,并不得不遵守人为的规范,为了保持社会群体的相对稳定性,还必须对这一群体负有某种责任。显然服饰形态不是孤立存在的,所有的由社会的人和服饰所构成的着装形象,都倾注着明显的社会观念。

从“衣服治天下”到“周之服制”,服饰作为礼器之用一直受到人类社会的密切关注。服饰形成过程与社会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以致服饰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约束了人与社会公德。在历史上,国家曾以硬性条理规定服饰的规范,尽管这些规范不同于法律,但在文化强制性上有时甚至超过法律。文化的惯例是人类传承和约定俗成的。指令性是强制性的,是通过法律和制度规定的人与服饰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的一个“痛苦的服饰史”。

社会整体需要一种生活秩序,通过规定人的着装,不同的社会成员按照法律在行使权利时着装一些特定的服饰,服饰也就成为一般社会角色与特定身份的象征符号。

象征使形象与意义之间产生协调,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同时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不应只是它本身那样的具体事物,而是它暗示的普遍性意义。服饰的象征同样是通过服饰形态表达一种内容符号的意义。“以物寄意”,“寓意于物而非留意于物”,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载荷着文化内容并以寓意的方式释放着文化的芬芳。

历史总在强调秩序。一种制度的秩序,一种文化的秩序,而然一种新的文化出现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新的秩序也在反思和变通中。《大众文化面面观》的作者激动地阐述着大众文化是我们今天格外风光的产业,不但带来滚滚商业利润,就是在它的精神内涵方面,也早已挺直了腰杆,不但扬眉吐气,敢于向对它压迫已久的高雅文化叫板,而且差不多反客为主,一跃成为背后有政府大力推动的主流文化。这在全球化之风一路劲吹的今天,于中国于西方并没有太大



的差别。“大众已经决定要走上社会生活的舞台，盘踞空间，并且搬弄道具，分享以前为少数人专擅的愉悦之情”。

安吉拉·默克罗比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一书中说，“在一个新的批评视野里，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不再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恰恰相反，这种分析和研究把注意力转向了被以往的理论活动所排斥或推向边缘的领域。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理论分析和批评的主要对象”。服饰与文化，现代服饰与大众文化，显然是不同语境下的两个研究方向，在新的文化背景中服饰的意义发生了断链和变化，我们已然没有办法再按过去的秩序来理解现代的服饰文化作用。在这样的没有了贵族与平民、没有了精英与通俗，平等已断送了以往建立的服饰文化平台上，过去的价值观失去了风范。是该重建和重新认识服饰文化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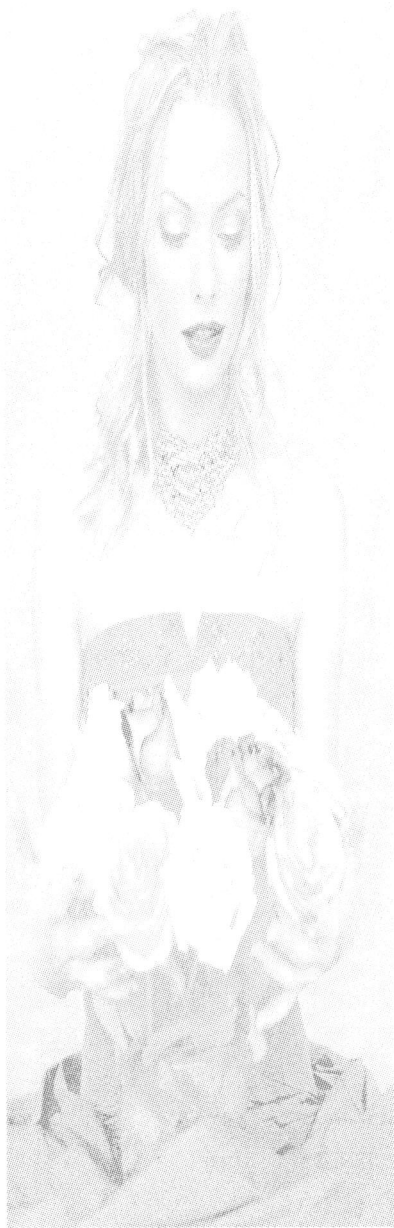
大众文化仍然是文化、文明的新时期的表现形式，只是大众文化对于“保留剧目”和“文明的仪器”做了重新思考和省视。但现代文明滋生在新的文化土壤中，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对话时代显然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变异。

大众文化改变了人们理解认知的系统。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理解认知的社会文化系统往往为相对区域所形成的礼俗、习惯、礼仪。然而，大众文化传播充满了一切时间和空间，几乎网络了世界各个角落中生活的人们，人们借助于大众文化传播系统进行相互理解，而且从中吸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大众文化已经改变了人们价值意义建构的方式，不仅跨越时间和空间，也跨越社会群体。开放式的文化价值意识给现代社会的人们打开了新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分享世界各种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大众文化的特征中表现出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但并不是完全的对立。大众文化表现出工业主义的消费倾向，但并不是完全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意义；大众文化新的文化秩序仍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基础。大众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打破高雅和通俗、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严格区分。200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音乐大赛中，把“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等各种演唱方法汇集一堂。这就是用一种接收的、开放的心态，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秩序。

新的文化秩序反映出一种文化的批评态度，这种关注当





代生活状况的大众文化分析提供的对当代表象的理解要比其他的理论理解更为宽广，也更有活力。大众文化的分析态度更加接近这个多元的人类世界，更加贴近人类的日常生活。过去的文化理论实在是不足以拿来对付多层次的大众文化表象，原因是大众文化至今已经形成了自律的批评形式。

大众文化的认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范式，我们并不认为大众文化的一切理解都可以化简为一个单一的模式，宽泛的认同方式为大众文化的论题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大众文化的良好风范在审美意义上令人赏心悦目，在道德上正当合理，良好的风范又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

大众语式是一套二元准则体系。一种是自由语式，是按照民主方式运作的社会文化所应有的特点，是按一般常理的日常生活方式的用语方法。自由语式同时还表现为宽容地接受“前卫”和“另类”的语式。第二种是与之对应的非民主的准则体系，它规定了大众文化在市场经济中树立的权威所具有的特征，如“品牌”、“风格”、“时尚”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准则体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正是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民主准则体系和非民主准则体系为大众文化意识设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模式，所谓民主准则的语式构造是理性、合乎情理、冷静而现实的。非民主准则设定，则具有逆反和自利，阈限和歇斯底里的倾向。它在树立“精英的无能”的同时建立了“追逐利润的目标”，以及规格化的产品、品牌的权威，使人们的日常生活规格化。

大众文化的艺术态度表现为大众的艺术和大众参与的艺术。大众的介入，不仅意指艺术的大众化（表现大众的生活与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大众作为主体，以自身的存在作为艺术的对象。大众文化形态的艺术，除了具有显见的商业意义外，包括创作者在内的艺术创作形式都来源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艺术态度还在于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的物质世界。当人们用美学眼光审视生活时，自由艺术与应用艺术之间的界限就被打破了。也就是说，在评价艺术时，家具与绘画、服饰与雕塑之间的界限几乎不存在了。大众文化的艺术态度，拓展了艺术的疆界。奥古斯·恩德尔说：“我们还处于一个全新的艺术发展的开端，这种艺术就是前所未有的造型艺术。”我们发现艺术世界的边界不再是固定的，当艺术世界的边界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发生变动时，日常生活的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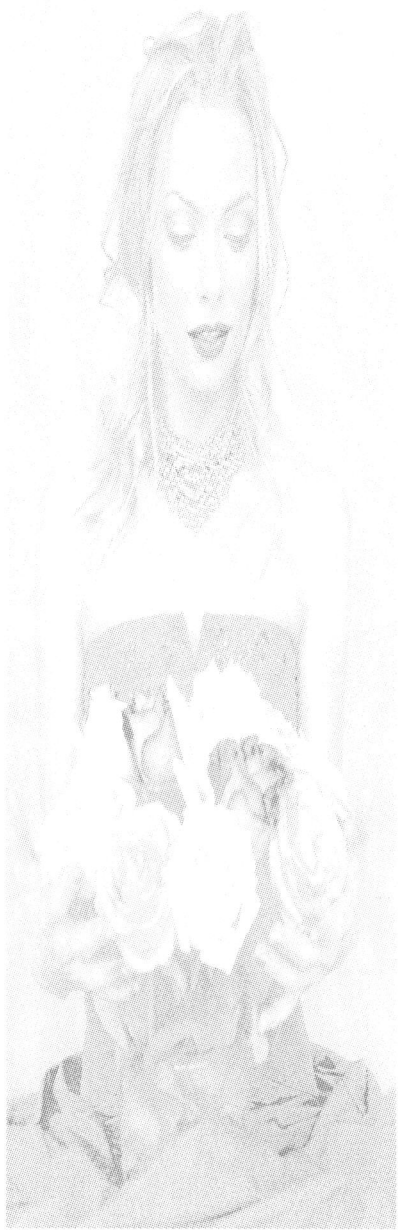
度也能被结合进艺术世界之中。

大众文化是现代服饰的主流文化。这个命题使我们的研究出现悖论,文化怎样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怎样提升服饰产业的文化品质?许多文化学者认为,问题出在企图从概括文化特点一下子跳转到经济的结果,而没有考虑到各种中间变数的背景情况。因此,想开出一张清单,笼统地说什么文化价值观对经济发展有利,什么文化价值观对经济发展不利,把经济问题直接对应一种文化形态是一种“对接”的简单方法。由此我们认为:简单地把服饰说成为“服饰文化”、“服饰艺术”都不能解决服饰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文化作用的根本问题。经济行为这一总的范畴仍然太广阔,使我们无法精确地评价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的意义。塞缪尔·亨廷顿曾说:“我们知道文化重要,但在某一特定时候它们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却很难判断,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云团,而不是钟表,是粗略的估计,而不是精确的因果关系。”

现代服饰产生于大众文化的社会形态之中,其作为大众文化的物化载体又反映着大众文化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大众普遍持有的见解。现代服饰以生产形式进入商业市场,大众在消费和享受现代服饰商品的时候,正在参与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活动。大众性是一种标准,用来衡量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多元化与异变使现代服饰表现为非固定的商品形式,它的流行决定了它是一个生命短暂、形式多样的概念。现代服饰产生于一个平民化的时代,并以大众文化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方式,表现现代服饰的存在与形式,若失去了大众文化的心态、愿望,现代服饰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大众文化心态对现代服饰的作用是市场,而不是服饰的文化作品。总体而言,现代服饰的基本规约是对市场经济的尊重和对大众文化主题的牵引与指导,大众文化的品质构成了现代服饰的基本面貌。

现代服饰总是表现出积极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并反映着大众文化中的部分品质。现代服饰同时还反映着大众文化对于道德的反思,诸如现代服饰中对于“旗袍的开衩”就成为不易把握的道德焦点。

现代服饰的含义至少在两种秩序里进行:第一是俗世化;第二是创新。俗世化就是过去的古旧僵枯的桎梏行将丢掉,服饰语式要发生变化。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得以张扬,必然





引来创新的欲望。植根于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服饰形式,必定以创新的方式作为自己生命的源泉。

我们以假命题的方式提出现代服饰可以是一种文化产业,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首先,大众文化的语境使现代服饰有了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大众文化打破了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疆域,服饰称之为“艺术”成为可能;大众文化使得只容许精英机构与专业知识来构成的社会变迁不再是唯一的方式;与之相比较的是大众文化之集体原则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服饰在生产与商品流通中实现的文化价值近似于艺术品的商品行为。制造和创造现代服饰的设计者的劳作与艺术家的劳作一样,都在为了一种文化艺术的实现努力工作。我们没有理由批判服装设计师们把服饰产品看作自己的作品,他们以艺术家的工作态度创造了物质文化的奇迹。由于他们的创作使产品附加了更多的艺术和文化,也是由于他们的努力,现代服饰才可能成为文化产业中的生力军。

讨论文化生产的问题是许多文化学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从强调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唯一性,转向考察艺术生产如何是一个社会过程,以及艺术组织如何类似于或者有异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转变。

现代服饰的品牌如同作品、文本、精品,在本质意义上异曲同工,只不过一种是经济学角度,一种是文化学角度,对于事物本身来说,怎样理解意义不大,辩证的实事求是和发展才是根本。

服饰的形式与社会意义的探讨:

服饰作为人类文化的物化形态,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历程,在护卫着人类身心的同时,成为社会文化风尚的表征。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每一页都与服饰分不开,人类生存方式的基本条件是“衣、食、住、行”,“衣”总是放在首位。这是否由于语言的押韵或用语的习惯,还是服饰确实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条件,我们如今也只能认为这种排序只是一个文化学的问题。首先,是服饰使人类脱离裸态,人猿揖别,出现人类文明的端倪。





(1)《旧约全书·创世纪》中说神创造了人，一对男女赤身裸体而并不感到羞耻地生活在伊甸园中。在他们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后，眼睛明亮了，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遮覆在生殖部位，“知羞”和“遮羞”就与文明成为同义词。希拉雷·席勒专门著有《从裸体到衣饰》，赫尔曼·施赖贝尔又有专著《羞耻的文化史》，都意在诠释服饰的重要文化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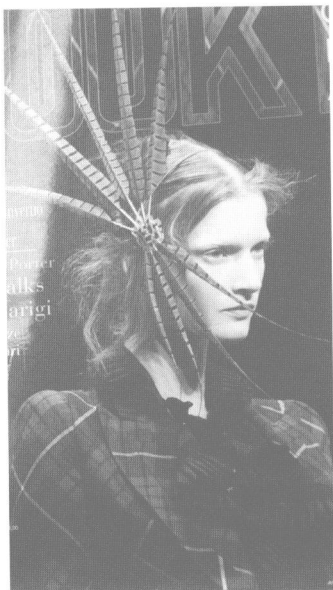
(2)衣裳之治，在《易·系辞》中称黄帝、尧、舜之德，首举“垂衣裳而天下治”。虽其义可疑，治天下之法多矣，何以首举垂衣裳乎？但衣裳之治从古至今有例可查。《方言》中有“裔，夷狄之总名。”郭璞曰：“边地为裔。”固皆以衣分中外，而衣服之服，古以为疆界之名。如“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阶级之制，辨等闲而定秩序，使贤智者有所劝，而愚不肖者知愧耻而自勉。衣服之用，有赏有罚，故古代之象刑，即以冠履衣服为刑罚。当今社会，以貌取人，礼服、军服、校服、囚服也不失为卫护社会秩序的一种传统方法。

(3)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在《墨子佚文》中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道德经中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之说。“美”、“丽”，是人类对自身的装饰美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说到，追求衣饰的色彩、样式而不是仅仅为了蔽体御寒一样，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已经开始萌发出更多一点的东西。这个“更多一点的东西”固然仍紧密与自然生理需要联系在一起，但是比较起来，他们较基本生理需要已更多地表现出接受了社会文化意识的渗入和融合。把服饰视为艺术并源于美化自我的欲望，极为优美，恰合人意。

(4)对服饰社会意义的讨论，重在现实的服饰文化分析：现代服饰文化的大众性属性特征是受到地域、民族、族群、政治、经济等差异的消除与趋同；现代服饰文化的市场经济性特征是服饰的产业化、机械化的成熟；现代服装的文化走向与现代艺术思潮的关联。

作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课题，我们与以往的对于服饰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角度都不尽一致。目前，国内外





服饰研究也处在转型阶段，所谓转型就是对服饰研究从美学、史学转为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文化与经济关联不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了，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已经显露出强劲的生命力，重新思考现代服饰文化势在必行。如物质生产与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物质生产活动中的文化价值取向研究是反映市场经济发展势头和前途的基础；我们关注文化发展如何影响服饰生产的发展；从文化学角度研究“市民经济”必然有一个相应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应该是大众认同的文化，等等。

所谓“大众文化”，广义的是指社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文化状态；狭义的是指特定的群体文化，是群体的行为与习惯和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大众文化是关注人类生活方式意义的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服饰的主流文化。我们在这里主要分析大众认同，大众的良好风范，大众文化的语式及大众文化与服饰的市场经济博弈理论。



第一章 服饰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形态

如果一开篇我们就认定服饰是艺术,那么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怎样也诠释不清的理论怪圈中。诚然,服饰艺术的称谓自然是现代文明的精神之道,高附加值的时装、金银首饰饰品,甚至艺术类大学中的服装设计专业,这些表象都使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服装归入艺术领域之中,很少质疑。但事实上,服饰是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中最基本的物质形态。尽管有人说物质是服饰的载体,是人类进行服饰艺术创作的基础,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否定了物质形态对于服饰的决定作用,因为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讲,服饰离开了物质形态就无法存在,要说一定能找到依据,恐怕只能在童话“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中。辩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论证服饰这样一种物质形态在文化学中的位置和角色。费孝通先生说过,文化是对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个概念实际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当然服饰可视为器物,但把服饰视为思想,则道理上讲不通。《易·系辞上》中讲到“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物体的“形而上”的称“道”,物体的“形而下”的叫做“器”。这一解释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一、服饰、服装的关联论证

（一）服饰使人类脱离裸态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文明——应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人类社会就是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一次跨越历程。达尔文在 1871 年的《人类由来》一书中说到：“无疑我们来源于野蛮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一片荒凉而起伏不平的岸边，第一次看到一群火地岛人时感觉到的惊奇。因为一个想法立刻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这些人完全裸体，身上涂了颜色。他们的长发缠结着，兴奋使他们满口泡沫，他们的表情是野蛮之中带着惊奇和怀疑。他们没有任何艺术，像野生动物那样以所捕获到的东西为生。”

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猿演变而成的，研究服饰文化的学者也提出过从服饰起源伊始，从猿进化到新人的过程当中，如果已经遇到御寒、防潮、遮晒以适应环境的实际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脱掉大面积体毛呢？而进化后的人身体上仅存的体毛又都是保留其功能的，推理起来这是一个疑点。神创论的解释则简单得多，《旧约全书》说，亚当、夏娃起初是不着装的。只因听信了蛇的怂恿，偷吃禁果后知道了羞耻，

